

新波旧瀾第一部

晉陽秋

慕湘著

新波旧瀾第一部

晋 陽 秋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1962·北京

新波旧瀾第一部

晋 阳 秋

慕 湘 著

*

解 放 军 文 艺 社 出 版

北 京 旗 坛 寺 一 号

北 京 普 刊 出 版 业 营 业 许 可 证 出 字 第 104 号

解 放 军 报 印 刷 厂 印 刷

北 京 阜 外 马 尾 沟 九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各 地 新 华 书 店 经 售

*

开 本 350×1163 毫 米 印 张 17% 字 数 415,000 字

1962 年 4 月 第 一 版

1962 年 11 月 第 五 次 印 刷

印 数 106,001—146,000 定 价 (3) 1.55 元

內 容 提 要

《晋阳秋》是長篇小說《新波旧瀾》的第一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浪潮。在山西——这个长期在封建军阀阎錫山殘暴統治下的地区，由于我党正确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政策，终于成立了公开合法的抗日救亡組織“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广泛地发动了各階層的爱国群众，开展了轟轟烈烈的救亡活动，并为以后的敌后游击战争打下了思想和物質的基础。《晋阳秋》就是作者根据当时的斗争生活，經過长期的提炼和艺术概括而写出的一个側面。

小說的主人公郭松，是一个年輕的共产党员。从他被分配到太原县（古称晋阳）那一天起，在党的领导下，就象一顆抗日救亡的火种，立刻在这座古老偏僻而又充滿着惊恐失望的小城，点燃起了救亡运动的熊熊火焰。其中有知識分子救亡活动与农民群众运动的結合；与頑固派的既团結又斗争；也有对敌特、汉奸、投降派的揭露和打击。作品題材幅度广闊，斗争錯綜交織，規模相当宏偉，对当时动荡的中国社会各階級、階層作了較完整的艺术概括，并塑造了一些具有性格特征的典型人物。作者通过这些人物的塑造和波瀾起伏的故事情节，傾訴了抗日战争初期中国人民所經受的民族压迫和階級压迫的新仇旧恨，歌頌了他們的火熱斗争，同时也鮮明地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偉大的领导作用。

第一章

一九三七年初秋，在蘆溝橋事變發生不久的一天上午，郭松離開了救亡熱潮洶湧澎湃的太原。

因為落了幾場大雨，公路上汽車不通了，他在車馬紛沓的新南門外搭了一輛膠輪大車。車是空的，只坐他一個人。趕車人跨上車沿，一揮鞭子，車奔馳起來，不一會到了汾河邊。汾河大橋被水沖斷還沒修復，大車沿着河岸的轍印向下游走了一段，在一處河身寬闊的淺水地方過了河，又從一片被踐踏過的高粱地裡斜著插上了公路。

碧藍的晴空沒有一絲雲彩，也沒有一點風，雖然時間還不到上午九點鐘，酷熱的陽光已象火一樣地烤在人的身上。郭松敞開衣襟，把草帽拉向左侧，遮住被太陽照曬的半邊臉，兩隻神色飽滿的大眼睛凝視著前方。前方是一眼望不到盡頭的汾河平川，茂密的高粱、玉茭、谷子、豆子，象一片綠油油的海洋。筆直的公路穿過田野，傍著峰巒起伏的西山一直伸向遠方，在那里正有他要去的一個陌生地方。現在他還無法想象那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腦子裡一會兒出現一座古城，一會兒出現幾條大街，好象夢影似的飄忽朦朧難以捉摸。他想向趕車的探問一點情況。走了一陣，等車走平穩了，趕車人放下了鞭子，他開口問道：“你貴姓啊？”

“我姓劉，叫劉五。”趕車的臉朝前方回答說。看樣子他有五十歲了，好象是個不大愛說話的人，但一說起話來却十分干脆直爽。

“你是太原县^①城里的人嗎？”

“我是城南的，离城还有五里地。”

“这車是你自己的嗎？”

刘五被問得笑了。“我的？我得死了另投生！这是掌櫃家的。我临时給人家打帮工，掌櫃的不叫跑空車，才攬了你这个回头脚。”

他說完，回头看了郭松一眼，只見这个頂多有二十岁出头的年輕人，生得齐齐整整，丰潤而白皙的臉龐，濃黑的眉毛，秀美的眼睛，潔白而整齐的牙齿，滿臉流露着年輕人嫵媚而又愉快的英武神态。再看他穿着一身淺灰色的中山服，帶着一个小鋪盖卷，滿口外乡口音，既不象个学生，更不象个买卖人，說起話来滿臉和气，也不象个衙門里混官差的。他不禁納起悶来，便試探地問道：“你到太原县是到衙門里，还是到学堂里？”

郭松笑了笑，說道：“你看我象个干什么的？”

刘五轉过身来摇摇头，說：“猜不准。”

郭松往前挪了挪，和他并肩坐到車沿上，亲切地說道：“我是牺盟会^②的，到你們县上去工作。”

“牺盟会的？”刘五瞪起惊讶的眼睛，又重新打量了郭松一下，似乎牺盟会引起了他心里的一些疑問。停了一下，他终于忍不住地問道：“听说牺盟会和共产党是一事，是真的嗎？”

郭松笑了。这問題使他很难回答，他眨了眨眼睛，解釋說：“牺盟会是主張抗日救国的，誰抗日就和誰是一事。”

刘五似乎并不滿足这个回答，想了想又問道：“这会见共产党不犯法了吧？”

郭松不知他問的意思，便順口答道：“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

① 太原县古称晋阳，在太原市南四十里。

② 牺盟会即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简称，一九三六年底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在太原成立的公开救亡团体。

日，誰也不犯法。”

刘五又問道：“那么抗日也不犯法了？”

郭松点了点头，說：“抗日再犯法，我們就要亡国了。你听說过蘆沟桥事变嗎？日本鬼子把北平、天津都占了，政府再不抵抗，全国老百姓都不答应了。現在已經开始了抗日战争。”

刘五嘆了一口气，默默地皺着双眉，好象有什么心事似的。过了一会，他忽然神情激动地問道：“去年春天叫防共团^①杀了的人，共产党过来还能报仇嗎？”

郭松听他話里有話，惊奇地注視着他，問道：“你們那里杀过共产党嗎？”

刘五臉色立时阴沉下来，眼睛望着远方，半天沒有开口。

郭松以为他对自己还不憑信，便和婉地說道：“你放心說吧！我們牺盟会也有刚从監獄里放出来的共产党。”

刘五把眼光移到郭松身上，嘴唇顫動了几下，咬着牙痛苦地說：“我的小子就是死在防共团手里的！”

郭松这才明白了他剛才一連串問話的意思，立刻对这不幸的老人感到异常亲切。連忙問道：“你兒子是共产党嗎？”

“誰知道呢！”刘五滿肚子冤屈好象找到了訴說的人，憤慨地說道，“我眼前就这么一个兒子，从小沒娘，我一手把他拉扯大，十五岁上到太原进了工厂。去年春天打共产党，工厂停了工，剛回家不到三天，就叫防共团抓了去，說他抗日，抗日就是共产党。……”

郭松脑子里立刻浮現出一个青年被槍杀的情景，激憤得象有把火在胸膛里燃燒起来。他忙問道：“你們县里防共团的头子是

① 一九三六年春，紅軍由陝北东渡黃河，开赴抗日前綫，蔣介石、閻錫山集中大量兵力阻击。紅軍为了履行“停止內战，一致抗日”的主張，又撤回黃河西岸。当时閻錫山为了鎮压被紅軍影响和發动起来的抗日群众，組織了防共自卫团，曾进行了瘋狂的屠杀。

誰？”

刘五用力咬着腮巴骨，恨恨地說道：“楊守业！外号叫楊剝皮。”說完，他向前后左右扫視了一下，見路上沒有人，又搖着头低声說道：“这个人是我們这里的活閻王，方圓几十里沒人敢惹他，你到了县里就知道了。”

郭松象被什么刺了一下，十分注意地問道：“这个人現在还在嗎？”

刘五臉色阴沉地說：“怎么不在！这会兒防共团沒有了，他又当了商会会長。”

郭松又問道：“他从前干过什么？”

刘五鼻子里哼了一声，說：“提起他的根底誰不知道？他本来是城南西堰村的人，从小就是个有名的潑皮賴鬼，耍錢、打架、詛人、动刀子，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后来走口外^①販了几年牲口；那几年衙門里禁烟^②，在黄河岸上又私販了一陣子大烟；就这么他才發了財，在村上买房子置地，在西山上开了煤窑，在城里开了粮店、缸房，又置了房产，势派一天比一天大，在地面上說一不二，連衙門口都是給他开的。你想，我們穷人受了欺負，誰敢吭气？”

一个阴影襲进了郭松的心头，他仿佛看到一个凶恶的土豪在挡着他的去路。这两天他对未来的工作所作的各种快意的想望，立刻都模糊起来了。对这种人他最痛恨，也有足够的勇气和經驗来进行斗争；然而，現在是統一战綫，要团结他們共同抗日；他觉得这比直截了当进行斗争还要复杂，还要困难。虽然他早已准备着应付这种事情；但真实的事情临到面前，却比預想的更要沉重。

他默默地沉思了一陣，不觉把念头又轉到刘五身上。他觉得这个受尽了磨难渴望着报仇的人，身上正蘊藏着一种坚韧的力量；

① 口外即塞北。

② 禁烟即鴉片由政府專賣，不准私人販賣，走私販賣更易获取暴利。

而象他这样的人，在地方上一定还会有很多。只要把工作做好，时机一到，这些人都会挺起胸膛握紧拳头起来斗争的。相形之下，那些土豪恶霸的影子却显得异常渺小了。想到这里，他心里立刻又开朗起来。觉得眼前这个人是这样的亲切，他决心要和他结下关系，希望从他能找到一条开辟工作的线索。

“以后你能给我帮点忙吗？”他露出满脸笑容说。

“嗯？”刘五疑问地看着他，摸不清他话里的意思。

郭松解释说：“咱们都是自己人。我们牺盟会一方面抗日，一方面也给穷人办事。天下的穷人最多，只有穷人齐了心，抗日才有力量。咱们大家都是穷人，要互相帮助。”

刘五点点头，说：“你这话说得很对，只有穷人才知道穷人的苦情。”

郭松又说：“我到这里来，只一个人，以后办起事来，还得靠大家伙。”

刘五看了看郭松，不知该说什么，他始终还不知道郭松是来办什么的，便爽直地问道：“你是下来办什么公事的？”

郭松笑了笑，说：“我的工作就是抗日救国。”接着他把牺盟会怎样组织老百姓、老百姓团结起来怎样有力量、现在中国唯一的希望就是全国人民齐心起来抗战等等道理讲了一遍。

刘五细心地听着，连连点头。等郭松说完，他爽朗地说道：“咱们庄稼人办公事不行，若说是出点力，那是现成。真的都能象先生你把话说到咱们穷人心眼里，我看没个不齐心的。”

郭松把满含热情的眼光盯在刘五的脸上，说：“以后不要再叫我先生了，我姓郭，叫郭松。”

刘五怪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心里感到热烘烘的。

两个人一路说着话，随着大车的颠簸，身子摇晃着。走了一阵，太阳已升到当空，天气更热了。郭松不禁着急地问道：“还有多远

呀？”

“快啦，这四十里不算大，庄稼人步行走，一天打来回。”刘五说着，甩了一下鞭子，车跑得更快了。

当他们驶过一个村庄，刚出村口，刘五指着前方说：“看，那不是城墙？”

郭松抬头一看，前面不远处有一片城垣，雄伟地屹立在公路东侧青翠的田野当中，那里便是他所要到的太原县城了。他立刻心情跃动起来。他就要走进这个陌生的小城，开始他的新生活了。在那里他将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人，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他惴惴不安地猜想起来。

大车很快驶进西关，从发出咚咚声响的高大阴凉的城門洞底下驶进城里。在坎坷不平的街路上，刘五跳下车，问道：“拉到什么地方？”

郭松想了想，说：“先到县政府吧！”说着，他也跳下车来。

沿着大街走过一带朱漆斑驳的古旧宅院，便进到热闹的街市。两边全是挂着各色招牌的店铺。有铺面宽敞而陈设古陋的杂货店、米粮店；有镶着玻璃门窗的绸布店、文具店；偶而还有一两家洋门脸儿的镶牙馆、照象馆；窄小得几乎使人不易发现的成衣铺里，缝纫机在嗒嗒嗒地跳动；黑森森的藥铺里叮叮当地在舂藥；面房的石磨呼呼地转着，远远便听见脚踏籬哐啞哐啞的撞击；饭馆里冒出濃郁的肉香，有人在里面縱声猜拳嚷叫。郭松沿街看着，觉得市容虽然简陋，远不及省城繁华，但车马行人，来来往往，别有一番热闹景象。

走过了最热闹的十字路口，在东街路北一座大照壁里面便是县政府。郭松忙给刘五付车钱，刘五再三辞让说：“你留着用吧！”

郭松神色严正地说：“你回去怎么给掌櫃的交代，难道能让你贴上车钱？”说着把钱强塞在刘五手里。一面很亲热地说：“以后进

城到牺盟会来吧！”

刘五把钱装进口袋里，苦笑着点点头。站在衙门口，他似乎有些畏怯，已不象先前那样亲切坦然了。当他刚走了几步，郭松又喊回他，问道：“你是什么村的？刚才我没记住，过两天下乡看你去。”

刘五回头大声说：“花塔村，出了南门不远就是。”郭松掏出小本记下了。

郭松提着行李走进县政府的传达室，掏出一封公文，递给一个差役。那差役毫无表情地看了他两眼，叫他候一候，拿着公文进去了。

郭松坐立不安地等着，那差役却一直不见出来。等了约有半个多小时，才见另一个差役走出来，问道：“你是郭特派员^①吗？县长有请。”

郭松随着他走过了寥阔的大院子，又穿过了大堂，走进一个挂着“议事室”木牌的风子里。

“请你稍等一下，县长一会就出来。”那差役说了一声便走了。

屋子里非常闷热，迎面悬挂着蒋介石、阎锡山的大幅象片，当中放着一张蒙着白布的长案子，陈设十分简单。郭松在长案边一把椅子上坐下，心神不宁地想象着马上就要见到的县长不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衙门；在他的印象里，衙门是一个十分凶险可憎的地方。在那里曾经夺去过自己同志的可贵生命，曾经制造过许多人间的不平；而现在自己为了工作，居然来到这里同这些人直接打交道，他心里不禁浮起对未来的种种疑虑。

又等了很久，眼看天已过午，肚子饿得叫起来了，才见先前那个差役恭恭敬敬地把门推开，一个穿着整齐的柞丝绸制服的中年人走了进来。一见郭松便满面笑容操着一口晋南口音说道：“閣下

① 牺盟会每县设一特派员。多系共产党员或刚释放的政治犯。

是郭特派員嗎？兄弟是馬宜軒。”

郭松立刻站起來，只見他方方的臉，稀疏的頭髮，腮邊和頸后鼓起丰满的肌肉，肚子向前腆着，一切都表示他已到了“發福”的年紀。郭松趕忙熱情而禮貌地說道：“是馬縣長嗎？我是郭松，是來這里軀盟會工作的。”

“早知道閣下要來，省府的公事已經來了幾天了。”馬縣長說着伸出手讓郭松坐了，他也在對面坐下。差役趕忙倒了兩杯茶送到兩人面前。

馬縣長端量着郭松，沉默了頃刻，笑咪咪地說道：“今天天氣熱得很啊！”

郭松微笑着點了點頭，然後說道：“我初次到這里來，一切都生疏，以後請縣長多多幫助。”

馬縣長笑了笑，說：“兄弟也剛到任不久，彼此一樣，不必客氣。”

郭松留神觀察着縣長的神態，見他一副官場應酬的派頭，雖然禮貌周到，全是虛情假意。他知道自己最不善于應付這種人，便也極力謹慎地考慮着自己的言語。停了一下，他問道：“這里有過救亡活動嗎？”

馬縣長皺着眉，遲疑地說道：“關於這方面的事情，公道團^①梁團長知道得最詳細，他會給閣下介紹的。”

簡單交談了幾句之後，馬縣長板起面孔喊進差役來，問道：“郭特派員辦公的地方收拾好了沒有？”

差役直挺挺地站着，回答說：“收拾好了。”

郭松見縣長露出送客的意思，便趕忙站起來，說道：“縣長請忙吧！”

^① 公道團前身是防共自衛團。國共合作後改名公道團。每縣設正副團長，多是極端反動的頑固分子。

馬縣長也站起來，說道：“閣下安置好之後，改日再領教吧！”說完，點頭哈腰地把郭松送到屋子外面。

郭松隨着那個差役又回到了傳達室。那差役說道：“你在这里等一下，我找人送你去。”

郭松等了半晌，只見一個人敞着衣襟打着哈欠走進來，說道：“是你要到北街街公所去住嗎？”

郭松見他問得突然，但立即明白這人是來領他找住處的，便順口答道：“是的。”

那人看了郭松一眼，十分不耐煩地說：“昨天就和街上說好了，你去吧！”

郭松苦笑着，為難地說：“我初來這裡，恐怕找不見。”

“好找得很。”那人用手指划着說：“從這裡往西走，到了十字路口再往北走，路西有個大門就是。那裡有個看門的，他知道。”

郭松笑了笑，委婉地說道：“這裡能不能派個人給我引路？”

那人皺着眉頭沉默了頃刻，沒好聲氣地說：“好，走吧！”

郭松扛起行李隨着他走了。

到了北街街公所，看門的不在。那人說：“你等一下吧！他一会儿就會回來的。”說完便走了。

郭松放下行李，看了看這所院子，房子十分古老，院子里雜草叢生，一片荒涼破敗景象。五間高大的上房，門上挂着鎖，他走過去無意中拉了一下，卻應手而脫，原來是一把壞鎖。他推開門走了進去，裡面是一個敞廳，左側靠後牆有一張木床，窗前放着一張桌子，幾條凳子，牆角里凌亂地放着一堆雜物：有過年鬧社火的鑼鼓、高蹺、紙燈、采布；還有一堆亂紙破書，他翻開看了看，都是當初防共團印發的咒罵共產黨的宣傳品。滿屋蛛網塵封，顯然很久沒人住過了。

面對着這樣一個住處和剛才在縣政府所受到的冷遇，使他意

識到这处境对他所含的某种敌意。他咬了咬牙，把滿腔气憤忍住，到下房里找了一把笤帚，便动手打扫屋子。

一会儿，忽然有个人走进院里来，怒声怒气地叫道：“誰在屋里胡翻騰？”

郭松赶忙跑出来，滿臉陪笑說：“我是牺盟会的，县政府叫我来到这里来住。你是这里看門的嗎？”

那人是一个細瘦的老汉，听了郭松的話，臉色放平和了些，說道：“这里几年也沒住过人了，你看，能行嗎？”

郭松連忙应道：“行的，行的。”

那人随着郭松走进屋里，抱怨地說：“城里好房子多得很，不知道他們为什么非要叫你住到这个烂地方来。”

郭松笑着說：“这地方就挺好。”

老汉見郭松扫得滿身塵土，似乎有些不过意，便夺过笤帚說道：“你歇着吧，我来收拾。原来估計你不会看上这地方，也沒收拾。”

郭松問道：“你貴姓呀？”

“我姓王。”老汉見郭松說話滿和气，便也臉色和悅地談起来：“人老了，作不了別的啦！街上叫我在這裡看看門，平时也沒多少事，就是上面有时派差派款，給人們傳傳話。”

兩人談了一陣，郭松便上街吃飯去了。

二

馬縣長睡醒午覺起来，来到了公道团县团部。

郭松的来，在他平靜的心境上引起了一点波动。对于政府暂时联共的方針，他是懂得的。在太原的时候，他也亲眼見過牺盟会热火朝天的各种活动。他虽然十分不贊成这些事情，但身为政府

官員，也只好隨着上面走。現在牺盟會的人居然來到他的管轄範圍之內，這却使他有些作難起來，不知該怎樣對付。他本來一心只想在縣長任上多抓幾個錢，對這些事情實在感到萬分厭煩。雖然對公道團、同志會他也同樣不感興趣，平時處處受到那些人的挾制，早已對他們懷着戒心；但現在為了共同對付牺盟會，也只好去找他們商量。他十分希望在他的任期以內能夠相安無事，平平安安地對付過去。

公道團團部設在一座剛翻修過的大關帝廟里。廟宇規模宏大，一片雕梁畫棟、金碧輝煌。有戲樓，有前殿、後殿，最後面還有一座高聳的樓閣。在中院的两排配房里，便是公道團的團部。當馬縣長走進了公道團團長梁龍經的住室時，梁龍經正同稽征局長秦子經坐在一起低頭商量什麼事情。看見馬縣長進來，兩個人趕忙站起來接待。

梁龍經約有三十左右年紀，長着一對老鼠樣的閃閃發光的眼睛，雖然儀表并不出眾，却大刺刺地擺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子。他本來是定襄人，却說着滿口五台話^①。他對馬縣長略事應酬，便又繃住面孔坐下了。秦子經年紀略大些，約有三十五歲左右，左眼因為先天缺陷鑲補了一只黑溜溜的玻璃球，總是笑咪咪地，對人十分謙恭。他名義上是稽征局長，實際上是縣上秘密核心組織——監政同志會^②的負責人。

馬縣長坐下以後，問道：“子經什麼時候來的？我正想派人請你去。”

秦子經似乎已猜到了縣長的來意，却欠起身來故意問道：“縣

① 閻錫山是五台人，故當時山西政界以會說五台話為榮。正如民諺所說：“會說五台話，就把洋刀擄。”

② 監政同志會是閻錫山直接領導的特務組織。抗日戰爭以後，又改為民族革命同志會。縣上的會長由收稅的稽征局長兼任。

長有什么吩咐嗎？”

馬縣長還沒回答，梁龍經便着急地說道：“縣長来得正好，我們一起談一談吧！”

馬縣長猜测地看了看他們，問道：“你們是在談牺盟會的事嗎？”

秦子經赶忙答道：“是的，我剛才順便走到这里，正想約梁團長一同去請示縣長。”

梁龍經問道：“听說牺盟會的特派員，縣長已經接見了。來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馬縣長皺起眉头沉吟着說：“一个年輕人，看样子頂多二十岁左右。人究竟怎样，还看不出。”

梁龍經冷笑了一下，說：“我早就說过，牺盟會里沒有多少象样的人，都是些不爱念書的学生跟上瞎胡鬧。早知是來这么个毛孩子，真不值得費这么多事。”

秦子經摇摇头，說：“这話可不敢說得过早。”

梁龍經漲紅了臉，不服气地說：“說別的我沒有把握，共产党我可見過一些。那些当共产党的人，不是出風头，想当領袖，就是年幼无知，被人利用。象这些毛孩子，說得再厉害些，能有多大个本事？”

秦子經似乎深知梁龍經的脾气，笑了笑不再言語了。馬縣長却着急地說道：“不管怎么样吧，人是已經來了，大家还是当心一点好，不知你們兩位得到上峰的什么指示沒有？”

秦子經笑了笑，說：“同志會目前對他們还不公开，直接和他們打交道自然还得靠公道團。”

梁龍經頗为得意地說：“公道團方面早已安置好了。村上的公道團員都参加了牺盟會，村会上也都安上了人，县上也指派了学校的教員陈达平負責。一切都就緒了，只等这位特派員來上任啦！”

秦子經摇摇头，犹疑地說：“陈达平能靠得住嗎？”

“没什么！”梁龙經口气肯定地說，“这个人和我在太原国民师范是老同学。人虽然懦弱一点，但絕坏不了事。”

馬县长随口称許地說：“办得好，究竟是梁兄政治上有經驗！”

秦子經却似乎別有見地，他看了看梁龙經，慢吞吞地說道：“梁团长办得确是很周到，不过这只是一方面；依兄弟看来，要把事情办好，恐怕对这个特派員本人还需下一番功夫。”

梁龙經赶忙說道：“这个我也早有准备。我想，必要的时候叫楊守业在下面使人弄点眼色給他看看，先給他一个下馬威。”

馬县长連連摇头，說：“使不得，使不得！弄出点乱子，大家可担不了这个責任。我想只要他不来找我們的麻煩，我們也不必去惹他，对付着能过去就算了。”

秦子經笑了笑，胸有成竹地說：“麻煩是一定会有的，不过現在既然是合作时期，我們也不能做得太不象样子。依我說，先不管他，讓他鬧騰一陣子，頂多是宣傳宣傳，叫喊叫喊，那也碍不了大事。他一个人，人生地不熟，叫他先碰碰釘子，吃吃苦头，等那股劲头下去了，再給他点甜头尝尝。年輕人还有个不爱財不爱色的？只要他一上了道兒，事情就好办了。”

馬县长十分贊成地說：“子經想得对，我看就这么办吧！”

梁龙經也覺秦子經說得有理，但对自己剛才說的办法沒得到支持，却感到很不自在，便紅着臉借題發起牢騷：“咱們这位閻老头子，不知听信了什么人的話，越来越沒分寸了。联合共产党，在省城里摆摆样子也就尽够了，現在連县上也讓他們派人来，这不簡直是給我們找麻煩？这是共产党得寸进尺的办法，难道还看不清楚？”他本来对閻錫山一向崇拜得五体投地，他認為閻錫山的天下穩如泰山，即使日本人来了，也是有办法的；現在却一时冲动，發了閻錫山一通牢騷，而且又当着秦子經的面。說了之后，他又立即后悔起来，赶忙笑着解釋道：“秦局长，我这可是非正式的談論，你可別往